

在这个园子里
遇见你



在这个园子里，
遇见你

柳袁照 | 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这个园子里,遇见你/柳袁照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321-4264-4

I. ①在… II. ①柳…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2407号

责任编辑:徐如麒

特约编辑:长 岛

朱 嫵

装帧设计:长 岛

在这个园子里,遇见你

柳袁照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5 字数140,000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264-4/I·3295 定价:2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0-85343290

为灵魂飞翔而写诗（代序）

2011年新春，正值寒假，再过几天就是春节。我在校园值班，坐在西花园，随手写了一首小诗，题目为《在这个园子里，遇见你，是幸福的开始》：

可以忘记许多事情
这个事情不可忘记
那个春天
那个突然到来的早晨
在这个院子里
我遇见你
真是奇迹

没有比这朵花
更雅致

更浪漫

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

每棵树都葱郁

每块石头都有生气

每个人都露出笑靥

我知道

从这个时刻开始

从我在这个院子里

遇上你开始

从这个早晨开始

从这个春天开始

是我幸福的开始

这时候，校园里一片寂静。只有阳光，只有西花园大树上的鸟声，还有我内心深处的美好情感。我把它作为新春的问候与祝词，发给了许多与这个园子有关的人，或亲人，或朋友，或老师，或同学，或曾片刻到过我们校园的人。很快从四面八方发来了回信，我们大家都沉浸在感恩、怀旧、怀念、怀想等美好的情感之中。这种幸福的气息，从我身边开始，几乎弥散在天地间。

我们的校园是孕育诗情的地方，被媒体称为“最中国”的学校，散发着古典文化的魅力。清朝时这里曾是织造署，为康熙、乾隆下江南的行宫，也曾留下曹雪芹的踪迹。一百多年前，这里成为了学校。蔡元培、胡适、章太炎、李根源、杨荫瑜、苏雪林、竺可桢均在此做老

师，或讲学。当年的费孝通、杨绛、何泽慧、彭子冈、陆瑾、李政道等校友，就是从这里走上了富有诗意的人生之路。

西花园是当年织造署的一部分。有红学专家说，大观园宁国府有它的影子，直至今天，都是一个有诗魂、无限美妙的地方。这里也是我中学的母校，离开它许多年以后，我又回来了，就是这个园，给了我许多的滋养。在这里我遇见了许多人、许多事，也是在这个园子里，让我明白了许多事理。我曾说自己是一只鸟，满世界地飞；我也曾说要把自己长成一棵西花园里的树，让曾经的鸟栖息在今天的树上。学校是孩子，是所有孩子，包括曾经的孩子、现在的孩子、未来的孩子的精神家园，而我的精神家园就是西花园。

几年来，我写了一些散文，大多在这个园里写的，写的许多人和事也大多与这个园子有关，如今都收在这本集子里。那些都是曾经感动过自己的文字，比如这一篇《清明》，是思念母亲的文字，其中有一小节追忆：

每次我去看望母亲，总是匆匆忙忙，坐不上十分钟。但母亲盼望我去看她却会用许多时间，她会计算，估计我会去了，她就不出门了，怕走开后我来了见不着我。每次临走也总要送我。她住在两楼公寓，把我送下楼，走到楼梯口，再从楼梯口走进巷子里，再从巷子里走到马路上，看我离去。我常常走几步回过头，见她还在望着我，向我挥挥手。我走了很远，回过头，她还在望我，还会向我挥挥手。最后一次，是她去世前三个月，她送我，走到马路边，坐在人行道的一家商店的台阶上，目送我远去，没几天她就住医院了，就再也没有出来。我现在每次走过、路过，总会向母亲坐过的那个台

阶望过去，依稀还能看见母亲坐在那里目送我的样子，这个镜头定格了。

那个台阶，离西花园不远，穿过一条小巷、一条小街就到了。现在，每当走过路过，我却再不忍看那个台阶，空洞洞的一无所有。

西花园对我来说，是如母亲一样的园子。如今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了，但我还在西花园，还在如母亲一般温暖的西花园的怀里，生活着、工作着，也眷恋着、遐想着，甚至妄语着。

2011年8月27日

目录

contents

为灵魂飞翔而写诗(代序)	 001
我的母亲	 001
我的父亲	 006
清 明	 012
又是清明	 017
夏郑安老师	 022
奚文琴老师	 028
钱振邦老师	 034
秦兆基老师	 038
桂秉权老师	 043
顾老板	 049
甫桥西街	 055
杨林河	 060

同 学	 065
费孝通与沈骊英	 071
杨绛的三姑妈杨荫榆	 075
曾在西花园演讲的胡适	 078
六十年以后致函“十中”的苏雪林	 081
我们的杨绛	 084
先生王季玉	 090
《红岩》与振华老师张羽	 103
爱的花树	 108
东海水晶	 117
与太阳同行	 122
深秋的路上	 126
深秋的太湖	 129
重游漓江	 133
渔阳旧地	 137
清东陵	 141
圣城曲阜	 145
天下第一村	 149
黔之行	 152
古格遗址日记	 160
放尔千山万水身	 165

美丽的台湾岛	 168
哈特福德	 176
旧金山	 180
早晨的阳光	 186
等待的时刻	 190
与相云峰对话	 193
午 后	 198
午夜的石头和泉水	 201
山鬼与午夜的公鸡	 205
午夜的向日葵	 210
一泓清水	 217
月光里的诗魂	 221
我诗中的世界	 224
我要跟在你背后一起走	 229

我的母亲

我想写一篇关于我母亲的文字，哪怕是一段文字也好。

母亲去世已经有四十多天了，现在我时时会想起她，眼前晃动她的影子，特别是她去世前躺在医院病床上，与我交流的眼神，尽管那时她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但我明白她所有的意思。

母亲住院三十三天，这次入院再也没回家。住院的时候，她曾很固执地想回去，做子女的不忍心让她带病回家，现在想想母亲是知道自己不行了，想在自己的家里离去。

母亲出生在太湖西山，是一个山里人。对她的身世，我只是在她去世以后，才更清楚地知道一些。总之，她的一生是很倔强、固执，而又吃过许多苦的人。在她临终前的一个星期，是很痛苦的。但我没有听见她呻吟一声。坚强得几乎让我不敢相信。现在，回想起来，她的这种坚强贯穿了她的一生。这种乡下山里人的秉性，是一种本色，是一种本色人生。

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在她临去世前的一个月，还是给我了一

个出访北欧的机会。教育部在今年暑期组织了一个中学校长团赴北欧，就在我临出行前的两天，母亲犯病住院，而且接到了她的病危通知书。按常理我不该也不能出去了，但我竟然决定还是随团而走。那天夜里我几乎没睡，早晨很早就赶到医院向母亲告别，她斜躺在床上，对我挥挥手。我对她说：“我要去出差，你要等我回来。”她问我要多少时间，我说要一个星期。她像孩子一样答应了。从离开她的这一刻起，我就开始担忧，就开始后悔，就开始在内心责备自己了，我反复地问自己：母亲能够等得到我回来吗？

我先后到了芬兰、瑞典、冰岛、挪威和丹麦五个国家。

北欧之行，我穿梭在人文与自然的境界之中，但我的心却始终悬着。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那时那刻我才有了深切的体会。手机始终开着，每隔几分钟就要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电话、有没有什么信息。既怕有电话来，又怕没有电话来。每天都在心里计算着还有几天就能回去了，甚至，心里还会计算着：假如此刻来了不幸的消息，我即刻返回将要多少时间？最难熬的是在冰岛，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有时几个小时没有信号。那天我接到从母亲病房打来的电话，说老人家又一次病危，当时的感受是任何人不亲身经历都不会感受到的。后来兄长又传来信息，母亲不时地问我何时能回来。看到信息时一刹那的情感，只有远方的儿子，在远方心系母亲，又无能为力，而又可能面临从此永世诀别之时，才有的情感。

冰岛真是一个苍凉之地。那晚我几乎是含着眼泪，给我的兄长回复了如下的信息：告诉母亲，请她等我。我在从芬兰到斯德哥尔摩的海轮上，为她买了世界上最好的巧克力。

冰岛很原始，原始的火山口，随时随刻都会喷发岩浆，那一刻我想只要需要也会喷发我抑制不住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很原始、很本色的情感。

母亲从小被父母送到村上的人家去做童养媳，二十五岁那年已经是一个有两个女儿的母亲了。家庭的变故，使她毅然出走来到苏州为人女佣。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父亲。当时我父亲刚丧偶不久，留下三个小孩，最小的只有三岁。母亲在这个新家庭，首先是以“后娘”的角色，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试想一个母亲丢下自己亲生的儿女，却去抚养别人的小孩，是如何地让人酸楚。这其中必有让母亲横下心来的一个坚定不移的理由，我们后辈不必去刨根究底。现在有一些朋友，说我待人处世往往不按常理“出牌”，是不是我继承了母亲的这种秉性。母亲来到我们家，与父亲又生下我们五个子女。一生在家抚养小孩，支撑家庭。不识字，也没有出门工作过。我是最小的儿子，是母亲四十一岁那年生的，今年她九十一岁，而我正好是五十岁。小时候家庭是很贫苦的，床没有床架，像那些橱柜之类一律没有，只是用几块木板钉了几个大箱子。但说真话我所过日子并不太苦，我最小，一直被母亲和大家宠惯着。家里虽然清贫，但也其乐融融。我从没饿过肚子、挨过冻，尽管衣服是补丁叠补丁。父亲一人工作养活全家，母亲承担起家庭的所有事务，一生的辛劳，堪与比维格兰雕塑中的人物相比，甚而有过之。

有一次聊天，朋友说我是一个在人生的每一个时期都被上苍宠爱的人。我说我小时候是一个受过苦的人。然后我对她讲了两件事。一次母亲带我到街上，给我买了一块“大饼”，在我咬了

几口的时候，突然被一个“叫花子”抢去了，我站在街上直哭，大饼店的人看到这个情景，竟然又“赔”了我一个。当时我还不满六岁，正当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一块大饼可能是几个月都轮不到一次的“大餐”，现在可以想象当时母亲在一旁的心情。与其说是我的哭声打动了店主，还不如说是母亲的悲哀感动了同样贫困的做小生意的人。我说的第二件事大致是这样的：我的两个兄长常常放学以后，站在桥下等待为拖蔬菜的大板车推车。板车过桥很困难，桥很高，拖车人表示谢意往往会给我兄长一两根黄瓜，或一两只番茄之类的瓜果。他们拿回家就给我吃。朋友听了我的叙说，连连摇头，说这哪是苦啊，这是爱，这就是上苍对你的眷顾。

数日以后，我返回了苏州。

母亲仍在医院。从北欧回来能够让我再见到母亲，这是上苍又一次对我的眷顾。回来的当天我就去了医院，给母亲带去了芬兰巧克力等北欧食品，她能轻轻地与我对话，神情似乎比我临去北欧前好一些。第二天夜里我值守陪伴她，她睡着，我的一位兄长也在凳椅上陪伴睡着，我坐在病房里，在电脑上做我自己的事情。夜深人静，全病区静悄悄好像整体都睡着了，母亲似乎睡得很深很香，只是在午夜下床小解了一次，我心大安。然后在边上空着的病床上迷蒙地合眼睡了一小时。第二天清晨，一切都很正常，我也正常地去学校上班。

这是母亲入院以来状态最好的一次，至少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一次。然而从这天下午开始，母亲病情开始恶化，经常整天不吃喝一口。有时我匆匆上医院，喂她一口两口，像哄小孩一样。后

来知道，那时她的口腔、食道，甚至肠胃都已经溃疡，她吞咽一口水、一口汤都要付出痛苦难忍的代价。她强忍着吞下或咽下的这一口水、一口汤，与其说是为自己，不如说是为了我们子女——为了不扫我们子女的兴，不拂我们子女的好意。

母亲住院的一段时间里，我的两位兄长夜里为了让母亲安心、不吵闹，竟陪她睡在身边，一位九十一岁的母亲、一位近六十岁的儿子，共枕一个枕头，亲情融融，我这位做弟弟的看了也为之动容。我兄长在母亲去世后告诉我，垂危的母亲半夜还会为儿子掖被子呢。

现在，母亲去世了，我想着记下这一段文字，我把它献给我的母亲——母亲在她最后十多年的岁月中，从未说过骂过我一句，这大概是我们众多兄弟姐妹中唯一有此殊荣的人——我很惭愧。

2007年10月25日

我的父亲

我想写写苏州的定慧寺巷。它是我少年和青年时代待过的地方。我写定慧寺巷，不是为我，而是为我的父亲。

十一岁那年我跟着父亲母亲从镇江来到苏州，就住在定慧寺巷的东头。父亲是1950年从上海到镇江的。退休以后把我们一家又带回了老家苏州。他一生很多时间都在火车站工作，以此养家糊口。

苏州老家没有老宅，我的姑母，即我父亲的同父异母的姐姐住在定慧寺巷，最初就借居在她家。那年是1966年，来到苏州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许多人家都把瓷器、字画，还有佛像、神器等，拿到巷里，扔了、毁了、烧了，父亲带着我怔怔地看着。

定慧寺巷的东口，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石板桥，叫吴王桥。走过桥是钟楼头，当时是很冷落的地方，还没有钟楼新村。定慧寺巷的西口，是甫桥西街。甫桥西街没有一家商业店铺，马路两旁种着女贞树，没有一点点喧闹，是很幽静的一条街，现在不一样了，改

名叫凤凰街，街两旁开满了灯红酒绿的饭店酒家。

我来到苏州就在巷子里读小学，叫双塔小学，就是在巷子中间的现在叫双塔公园的地方。很简陋的房舍，双塔就在校园内。双塔的西面是操场，南面建起的一排平房就是我们的教室。双塔是被围墙圈在校园内的，里面一片荒芜。我现在才知道，那荒芜的园子，原是五代罗汉院大殿遗址，曾是香火旺盛的所在。

过了没有几个月，房管所给我们分了房子，一间正房一间厢房，很巧的是，这个住所，还在定慧寺巷。只是从东头搬到了西头，离甫桥西街只隔有一家门面。从此，我一直住到而立之年以后才离开。虽然，其间我下乡插队，上大学，离开了苏州多年，可我的家还在那里。

我还是说说我父亲吧。我父亲小时候不是在定慧寺巷长大的，只是六十岁以后一直生活在这里，直到他十八年以后去世。父亲六岁丧父，是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的，还有他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既娇宠又吃过苦头，曾经做过小贩，却亏了本；给茶馆跑过堂，却把茶水泼翻了几次。他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挺拔而有力。但自理能力很差，直到去世，自己都不会洗一件衣服和烧一锅饭。

我父亲曾娶我大妈为妻，生两男两女。我大姐上世纪60年代初随夫去了香港定居；二姐一直在上海，我小时候的劳保福利就是跟着她的；大哥在他十九岁那年患病去世了，那时我还没出世；二哥在我出生那年去了青海，如今他在青海已经子孙满堂。在最近的十年中，我曾三次去青海看望他们，侄女们与其说把我当小叔叔看待，不如说把我当做大哥看待，因为我年龄实在比她们大